

劍 鈞 劍 鋒 編

姜昆外傳

- 賈平凹——中國當代文壇奇才
- 姜 昆——中國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
- 黃婉秋——鮮花·美酒·愛情
- 關牧村——純美的精神歷程



陝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介绍

《姜昆外传》收集了四位文艺家的传记，介绍了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大师姜昆，著名作家当代中国文坛奇才贾平凹，和著名歌唱家关牧村、黄婉秋的人生道路。

30多岁的贾平凹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40余种，在国内获奖30多次，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美洲华侨报》曾载文称他是东方文坛的“独行侠”，老作家汪曾琪称他是“神秘鬼才”，台湾女作家三毛逝世前亲笔写信称他为“大师级作家”。贾平凹的秉性气质究竟如何？他的人生经历及家庭生活怎样？他有怎样的成才之路？本书都有全面而翔实的叙述。

姜昆是继侯宝林马季之后成为中国相声艺术的第三代大师。他自1976年经马季推荐进入中国广播文工团以来，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及香港、日本、新加坡和北美大陆。他曾给千家万户送来欢声笑语，但有关他的生平、婚恋及成才过程却鲜为人知。这部传记作品中详尽地介绍了他的成长道路、艺术风格及轶闻趣事。姜昆的成才之路艰难曲折，可以给奋斗中的青少年以启迪和借鉴。黄婉秋因主演《刘三姐》轰动全球，20多年观众热情不衰。在海外，有人倾其家产用45万新

币私人购买拷贝，新加坡 1979 年复映时，10 家影院连演 186 场，头 40 天盈利 70 万，打破了《飘》的记录。鲜花和美酒伴着黄婉秋。本书中写了爱她的、她爱的及她纯美的精神历程。还有关牧村，这位在艺术和人格上都堪称高尚的青年歌唱家，她的生活及命运又怎么样？本书亦有精彩描绘。

目 录

姜昆外传.....	(1)
刘三姐之梦.....	(85)
歌坛奇葩——关牧村.....	(143)
中国当代文坛奇才——贾平凹.....	(168)

姜昆外传

吴军业 焦振勇 阿里

一个普通的平凡人的不平凡的真实故事 ——从神奇魔力的“豌豆蔓”谈起

埋下几粒具有神奇魔力的豌豆，顺着一夜之间长成的硕大藤蔓攀援上天空，上面竟有着一个完全神异新奇的世界——这是许多成年人都有过的童年幻梦。

坐在万米高空飞行的机舱里，望着舷窗外冰山雪野似的云雾世界，不由得就有些浮想翩翩了：我们此行将要采访的姜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来了。开着自己的那辆白色标志牌的小轿车，按照约定时间准时来迎接我们。车里还坐着他的夫人李静民和10岁的女儿姜珊。

我们握手寒暄相互打量。

他中等个头儿，明亮的眼睛里带着几分倦意。他身穿普通的麻质T恤衫和白棉布裤子，倚着车门与我们交谈。这就是姜昆？这就是那个用涌泉般不竭的笑声给中国亿万老百姓带来无数快乐的大名鼎鼎的姜昆？

有人曾开玩笑说——要是有人不知道现在谁是文化部

长，不算怪事；要是有人不知道姜昆，这倒是怪事了。

我们探究地仔细观察着，竭力想从他身上寻找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然而，在他的言谈举止中看不到某些功成名就的人们通常具有的傲慢神态，却给人留下坦诚忠厚、机智精明的印象。他站在灰暗的街景里，与那些匆匆行走或倚门聊天的普通北京市民没有什么不同。

但他确实是姜昆！他坚实地拥有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喧嚣着如火如荼的生命力的跃动，也有着冰冷的屈辱、挫折、郁闷和痛苦的失望；在他的世界里，他以如珠妙语、机智幽默的表演才能征服了数以亿万计的狂热观众，为他们排忧解难，成为中国老百姓最喜欢的人物之一。

姜昆，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但是在属于他的世界里，他却是一位非凡的大人物。

也许，我们已在豆蔓的顶部待得太久，现在该是回到豌豆种子长出地面来的时候了。

“小白菜呀叶叶黄” 从婶娘剪开的裤
腿里钻出来的孩子 果局大院 姜昆说：
“我的相声首先是为他们写的”

东四，在北京是个颇有名气的世界。如今，不少“老北京”口中依然流传着“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的说法。

在离东四牌楼四五百米处的街面上，有一个被称作

“果局”的居民大杂院。姜昆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他的童年。所谓“果局”，据说因早年有间卖瓜果的铺面而得名。后来，在果局大院里居住的多是些蹬三轮的、当银匠的、卖馄饨的、开酱园的普通劳动者。

一提起果局大院，姜昆的言语之中便流露出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他告诉我们，前不久，他还曾带着《欢声笑语》电视剧摄制组到这里来拍摄场景，姜昆特意请出一些老街坊们坐在门口扮群众演员。姜昆深情地说，摄像机透过这些老北京的脊梁录下古老的街景，那种浓浓的京俗味儿别提有多地道了！他对我们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的相声不可能今天让这一部分人满意，明天让那一部分人高兴。我写相声，首先想到的是，我的东西永远都是为这些老北京们，为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写的。如果这帮看着我长大的‘爷们儿’能说——‘嘿，姜昆这段子又不错，他心里还有咱们！’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高兴。”

姜昆的祖父原是个雇农，离乡背井，在北京隆福寺开了间名为“同福斋”的小饭馆，练得一手高超的烹调技艺；解放前夕，因政局动荡、百业萧条，“同福斋”也开始败落。解放后，全家依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1950年，姜昆就降生在这个清贫的家庭中。姜昆的前面曾有过一兄一姐，因患肺病无钱医治而相继夭折。为了保住姜家的一脉香火，姜昆被过继给多子女的伯父家当义子，取名连柱，即“连住”之意的谐音。直到如今，姜昆的弟妹们仍然亲切地称呼他为“柱哥”。姜昆出生不久，就举行了一个奇特的“过继”仪式：把婶娘的一条旧裤子用剪刀从中间剪开，让姜昆从裤腿下面钻过去。就这样，姜昆在形式上成为婶娘的

儿子，并幸运地活下来了，而且长得虎头虎脑，异常健壮，十分惹人喜爱。

童年的梦幻色彩斑斓。“同福斋”油炸豆腐的油烟味儿淡淡地飘过来，卖糖葫芦的吆喝声在悠长的胡同深处隐约回荡着，风车在秋日的空气中嗡嗡作响。在果局大院门前大槐树的浓荫下，年迈的祖母用满是折皱的干枯老手温柔地摩挲着小姜昆的黑发，模仿着救火车和洒水车的声调——

救火车喊着：“靠边！靠边！”呜呜地开过来了，

洒水车摇着叮叮当当的铃铛，好像在欢快地叫着：“凉快！凉快……”；

童稚的姜昆圆睁着明亮的大眼睛，好奇地注视着这个童话般的世界。

童年的记忆给姜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相声以外》这本书中写到：“记得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妈妈总是在我耳边唱‘小白菜呀，叶叶黄呀，三岁的孩子，没了娘呀……’唱着唱着，便有泪珠从她的面颊滚落下来。在她的轻柔曲调中，掺着我当时根本不能理解的情感，我隐隐约约感到在母亲的目光中，似乎有着痛苦，也有着幸福。转眼间我就长大成人了……也尝到了幸福和痛苦，但和妈妈的一样又不一样……”

父亲 大剧院和少年宫 想演戏的少年

如果说姜昆从奶奶和妈妈那里继承了“学”、“唱”的秉赋；那么，给姜昆以文艺和做人影响的，则是他的父亲。

姜昆的父亲是小学的语文教员。母亲虽是农村妇女，但也读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在果局大院里，姜家可以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了。

在姜昆父亲的身上，不仅具有中国旧知识分子清高儒雅谦和的气质，而且还具有普通劳动人民坚毅达观乐天的禀性。少年时代，小姜昆的家庭虽然清贫寒陋，但在他们的生活中，依然充满了欢快和喜悦的笑声。

为了维持生活，晚上，全家人同坐在烛灯下剥云母片，假期里，姜昆和父亲外出打草卖钱。为了解除饥肠辘辘的纷扰，上午放学后，姜昆和住在城外的同学一块儿爬树摘榆钱儿，跑进马厰与马抢豆饼吃，还到酱油厂里偷过油渣。对于这些，姜昆至今记忆犹新。他说，那时候我上学买的水彩是最廉价的，画出的画总不如人家的那样鲜艳；我穿的白衬衫是布的，总不如人家府绸的那么白；用的书包，是爸爸用旧的大书包改的，总不如人家身上的神气；我特别希望能有一条绸子红领巾飘在胸前，但却买不起。

当时，姜昆是多么羡慕那些家境富足的同学和伙伴啊。有年夏天，姜昆看到胡同里的孩子们在大街上拣西瓜子，回家用盐腌起来，到冬天能卖好几十块钱，他不由得怦然心动了。于是，他提个破盆瞒着父母跑到西瓜摊旁去拣瓜子。为了不让熟人和同学认出来，他用脏土抹黑了小脸。当脸盆里的瓜子越来越多，姜昆心里充满喜悦时，一记沉重的巴掌打在他的头上——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背后。姜昆的破盆“咣”地滚到路边，湿漉漉的瓜子撒了一地。

“小的时候，我干过许多父亲极不愿意我干的事情，”姜昆说：“那时，我还不能理解，我是多么严重地伤害了他

这个读书人的自尊。”

姜昆的父亲是个书生气极重的人。在姜昆家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里，姜昆经常看到父亲踱着方步，摇头晃脑地朗诵着古曲诗词，“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正上小学的孩子虽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却都烂熟于心了。

60年代初，每月24号是北京市民领粮票的日子。经常等不到这一天，姜家的口粮就已告罄尽。母亲默默地坐在床沿一针一线地补着粮袋，父亲则拖长腔调吟诗以捱过饿饭的时光：“帝高阳之苗裔兮……”这时，母亲便会打断父亲：“得，得，咱家的粥最稀！”于是，小屋里便会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哄然大笑。

离东四牌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当时北京最大的剧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尽管家中经济十分拮据，但每逢有新的话剧演出，姜昆的父亲总要带上儿子去观看。作为教师，他自豪地对人说，要让儿子从小欣赏高级艺术。虽然在姜昆的记忆里，父子俩总是买最便宜的票，坐在剧场最后一排看话剧，但在少年姜昆心目中，每次观看演出都像是过节一样喜庆和重要。

每当剧场里的灯光全都熄灭，舞台上那道深紫色的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少年姜昆眼前便展现出一个完全崭新、充满无穷魅力的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些都让他兴奋得喘不过气来。他惊奇地看到了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的美好境界，在那里，真、善、美与假、丑、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有善良的人都长得那么美丽，人的感情是那样的纯真，就像镜子一样透明，说的话又是那么的感人；而且，坏人好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那时，每当演出结束，舞台上的幕布将要关上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感到一种奇怪的冲动。我恨不得一下子冲到台上，拉住幕布，不让它关上。”姜昆对我们说：“那个时候，我特别地恨——恨那道幕布，特别不希望沉重的幕布把舞台和生活隔绝开来。当我拖着步子跟父亲离开剧场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极不情愿地回到了平淡无奇的现实生活中。”

坐落在北京景山公园的少年宫，对姜昆是座有着极大诱惑力的神圣殿堂。那里时常有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们背着手风琴、提着小提琴等乐器走进那朱红色的大门，从那红色的高墙里传出了阵阵美妙的音乐和歌声。小学三年级时的一天，姜昆扒着门缝好奇地向里窥望，被看门人轰了出来，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少年姜昆的自尊心。屈辱使天真活泼的姜昆变得倔强激忿，他任性地和父亲大闹：“我要去少年宫，我要当演员！”爸爸拗不过他，花了不到一块钱买了支笛子。姜昆苦练了两个月赶去报考，谁知，少年宫的教师一听就指出这支廉价笛子的音不准，不宜吹奏。于是，姜昆只好改考不用花钱买乐器的少年宫话剧组，并被录取了。10岁的姜昆从此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我们今天还真得感谢那支“跑调”的笛子，不然，中国很可能失去一位杰出的相声演员了。

在少年宫，姜昆受到了话剧表演的基本训练，并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现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李平分、武警作者蔡平等，都是姜昆当时最要好的朋友。姜昆从来没有想到这些比自己大几岁的孩子居然能演自己写的剧本！他开始懂得了“事业”这两个字的含义。在这些朋友的影响下，姜昆

也开始学习写作了。小学五年级时，他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当他回来的时候》。

北京少年宫，是姜昆人生和艺术的启蒙课堂。

忧郁青年遇罗克 阴云锁闭了姜昆神往
的红色大门——“你是吃剥削饭长大的”
到手的“银牌”飞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60年代中期，当“浮肿”病连同三年“自然灾害”刚刚退却、老百姓焦枯蜡黄的面颊上泛起些微温饱的红润之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钟越敲越响，震荡着赤县神州。这时，果局大院的居民们常常看到一个沉郁的青年在院中徘徊，他眉头紧锁，脸上带着与年龄不协调的深沉忧虑；他腋下夹着厚厚的书本，若有所思地来去匆匆；他住的小屋里有时整夜亮着昏弱的灯光，并传出阵阵咳嗽声。他的名字叫遇罗克！就是这个文静瘦弱的青年，在“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中，以石破天惊的逆流勇气写出了震撼时代的反“血统论”的檄文，轰动了北京以至全国，最后以其悲壮惨烈的死，成为中国当代神坛上的无辜祭祀。

世事常有许多令人无法解释的巧合。遇罗克和姜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竟然都生长在果局大院这块平庸无奇的小地方。一个是以悲壮的英雄行动为追求人生崇高的喜剧理想而献身殉道，抛尸荒冢；一个却以诙谐幽默的艺术语言发掘着人生的忧患意识，荣冠“笑星”。然而，他们两人的心

灵却有过的相同的隐痛——当遇罗克三年高考成绩优异、却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连连落榜时，反动“血统论”的巨大阴云也向姜昆悄悄袭来。

姜昆聪明开朗、活泼热情。他考上中学后，由于爱好文艺、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很快当选为学生会的文艺部长，这使他旺盛的精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姜昆兴趣广泛——拉手风琴、当指挥、教唱歌、演话剧，样样都跃跃欲试。1963年，姜昆突发奇想，在学校组织了个腰鼓队。姜昆所在的学校是男子中学，没人会跳舞，于是，他只好邀请附近女子中学的学生来当秧歌舞教员。此事立刻成为轰动全校的特大新闻。当时的社会风尚，男女交际不很开放，更何况中学生呢。腰鼓队自然招来了不少风言风语！姜昆的一位好朋友把他拉到僻静处，担心地劝阻道：“算了吧，你^别‘窝窝头翻跟头——显大眼啦’！”姜昆听完，风趣地笑着说：

“怕什么，哪个同学没有亲妈？”一下逗得朋友笑弯了腰。姜昆在众目睽睽之下带头打鼓学舞，没多久时候，腰鼓队就扭得像模像样了。这个腰鼓队越扭越红火，后来，竟被东城区选为欢祝国庆的节目，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联欢。

那时的姜昆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文艺活动出尽风头。他自感春风得意、前程似锦，就满怀信心地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不久，一位团干部来找姜昆：

“姜昆，你将来想干什么？”

“搞文艺。”

“你家是什么成分？”

“职员，我爸爸是教师。”

“不对。据我们了解，你爷爷是资本家！”

“资本家？”

“对。家庭成分都得跟爷爷算。”

姜昆愕然了。他极力辩解——爷爷虽然开过一家很小很小的饭馆，可是，没解放就倒闭了。他还告诉那位团干部，自己的叔叔、姑姑都是共产党员。可回答是“甭管怎么说，你是吃剥削饭长大的！”就这样，团组织的大门在姜昆面前沉重地关闭了。

从此，姜昆开始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寡言少语。笑容，也从他脸上消失了。

“初二、初三，我都在一种很压抑的情况下度过的，‘出身不好’像是缠绕在我脑子里的蛇影，我开始体验到遇罗克式的痛苦。”

尽管如此，姜昆仍然以学习“优秀”、操行“良好”而两年连获两枚“中学生优良奖章”。根据北京市教育局规定，初中三年连获优良奖章者，在毕业时可领取一枚银质奖章，免试保送高中。初三第一学期，姜昆取得了“优良”，看来，他稳操胜券。谁知，就在他初中即将毕业时，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眼看就要到手的“银牌”飞了。

多亏了“哥们儿”——爷爷平安坐上了闷罐车
兔子和“半个混蛋”

红卫兵砸烂“全聚德”烤鸭店的金字招牌宣告了“造反有理”。在“灭资兴无”的欢呼声中，天安门城楼下接受检

阅的红色浪潮，又席卷向北京的每条大街小巷，“红”与“黑”、“左”与“右”的生死搏斗，进入了新的高潮。

姜昆的家，自然也卷进了漩涡之中。

虽说姜昆的父亲早年曾毕业于伪满警官学校，并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但他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况且，他在解放初期曾参加过土改工作队，积极要求进步；加之他十多年来教学兢兢业业，为人谦和；所以，尽管他也被学校关进了“学习班”，却并未受到更大的冲击。但姜昆爷爷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开过饭馆，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当然是造反对象了。

根据北京市当时规定，所有“黑五类”都要遣离北京，押送原籍“劳动改造”。

几名身着草绿军装，腰扎大宽皮带，臂佩袖章的红卫兵冲进了果局大院，要揪送姜昆的爷爷回原籍。姜昆反复解说他爷爷“不是地主，开个小饭铺，连资本家也算不上”，但那些红卫兵摆出了“雄赳赳”的架势。姜昆见状不妙，一打听，他们是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姜昆转着机灵的眼珠，连忙抬出少年宫几个好朋友的名字——他们也是“西纠队”的，而且还是“头头儿”。那些红卫兵看在姜昆的“哥们儿”的面子上，没有对他爷爷发扬“造反精神”，并答应沿途给以妥善照顾。第二天一清早，姜昆陪同70多岁的爷爷来到永定门火车站，站台上非“红”即“黑”：“红”的佩袖章，“黑”的挂白条。被遣送的多是些老头、老太婆，也有拖儿带女全家遣返的。叱责声、哀求声、踢打声和哭泣声，以及语录歌声交织出惨绝人寰的时代交响乐。姜昆揉擦着模糊的泪眼，望着装载爷爷和其他“黑五类”的铁皮

闷罐车，驰离远去。

随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横空出世、席卷中华，属于“资本家”后代的姜昆理所当然地被剥夺了带红袖章的资格，失去了叱咤风云“干革命”的权利。送走爷爷后，他只有在家“逍遥”了。

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运用大标语和大字报增添共和国财政赤字的同时，姜昆为了减少家庭收入的负数支出，和弟妹们把喂养的兔子送到收购站卖钱。然而，兔子似乎也受到了“血统论”的株连，如果卖兔子的不是“红五类”，回答准是：“混蛋！不收。”轮到姜昆交兔子了，收购站的人发问：“什么出身？”姜昆情虚心怯地连声答道：“是教师，教师……”收兔人翻了半天眼皮，才嘀咕了句：“教师？那……算半个混蛋！收啦。”

姜昆“逍遥”了，但他的心并没有逍遥。他惶恐、困惑，他为前途发愁。他怀念过去，特别是永定门火车站的送别——爷爷那张衰老憔悴、哀告无助的面容常常浮现在姜昆心中，使他坐卧不宁。他忘不了自己4岁时，跟着爷爷去“全聚德”、“便宜坊”等饭馆看望爷爷的徒弟们时，在爷爷辇辇下学唱评剧《刘巧儿》中王世昌的情景，他忘不了自己上小学时，因爷爷热心关注北京市区建设的修路情况，便以讹传讹地告诉爷爷北京修了一条“车多路就变宽、车少路就变窄”的“新闻”……可现在，爷爷遣送回乡后的遭遇如何呢？

听说姜昆想去老家看爷爷，母亲发开愁了。路远，孩子年岁又小，姜昆的父亲和叔叔都先后进了“学习班”、处于“半自由”状态，除了姜昆，又有谁能去呢？

天不亮，16岁的姜昆就上路了。从北京到松林店有180多里，他借叔叔的自行车骑到芦沟桥时车胎放了炮。没办法，他又搭车到丰台向姑姑借了一辆自行车，继续前进。突然，天变了——八级大风。他顶风而行，几次摔倒在路边，又挣扎起来向前骑。就这样，姜昆整整用了8个小时，天擦黑时才赶到了老家，见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爷爷。好在老家全村同姓，多是本家，而爷爷的辈分高，村里的造反派也没有太为难爷爷，只是让他在场院和一些上岁数的“四类分子”一块搓玉米，干点轻松活。姜昆为了爷爷的安全，还谎称是“北京的红卫兵”。

第二天，姜昆挥泪告别了爷爷，骑车返回了北京。

从南下“串联”到“红卫兵话剧团”：双重人格的角色表演 别无选择——他，向命运应战——开始了为期八年的“难忘的航行”

当时风热衷于一种颜色时，这种颜色也就成为社会心态的取向。

姜昆也不例外——他身虽“黑”而心却思“红”。

红卫兵“大串联”的狂潮席卷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姜昆犹豫再三，终于经受不住几位家庭出身不太好的朋友的怂恿，跃跃欲试了。他们佩戴上红袖章，自称为“红卫兵”，挤进了南下的列车。列车行至武汉临时停车，有人提议开个联欢会，姜昆忘掉了自己的出身，热情奔放地朗诵起描写水兵生活的诗歌《难忘的航行》：